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讀春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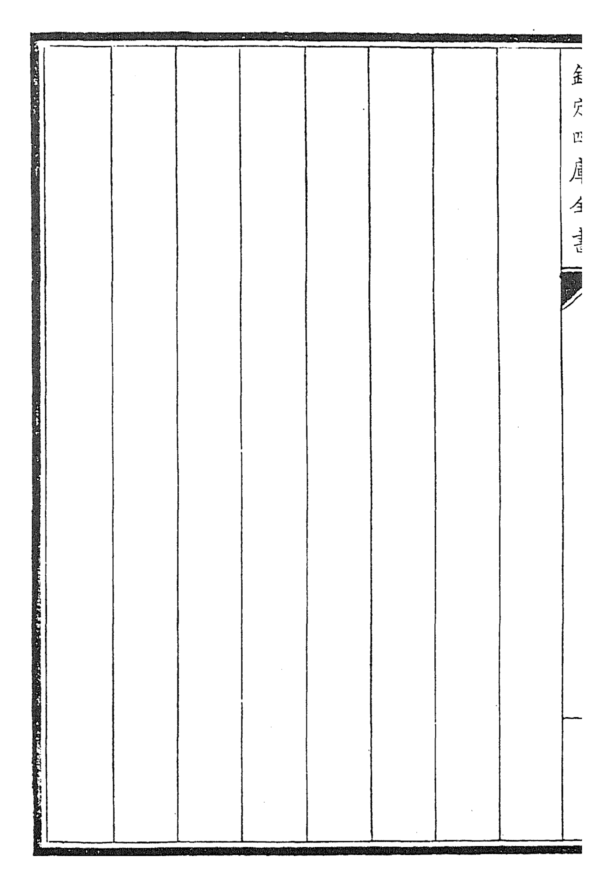
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脩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間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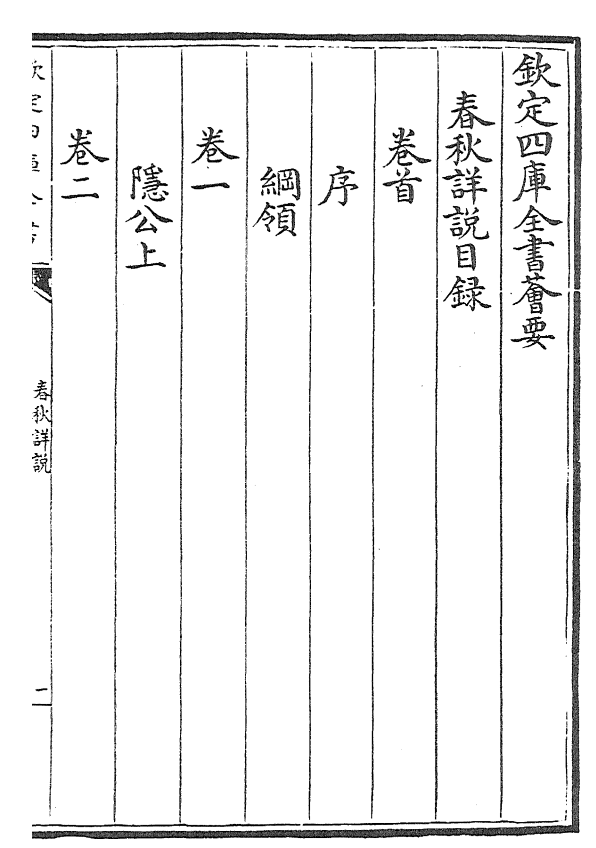
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
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
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
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
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
年衞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衞事昭八年楚滅陳是
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
冬迄明年春夏閲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

而累數十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奥旨絶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為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説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説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

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顔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茍同諸説之已言不敢茍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説而求其是衆説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陋所聞具列于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晩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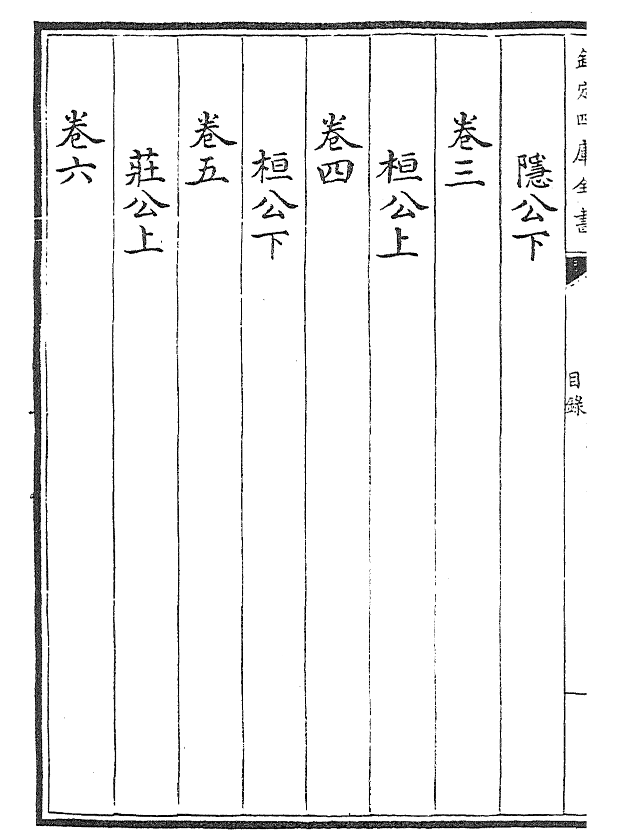
瀛又爲綦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荅問以述已意卒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所逃眉山後學寓古杭家鉉翁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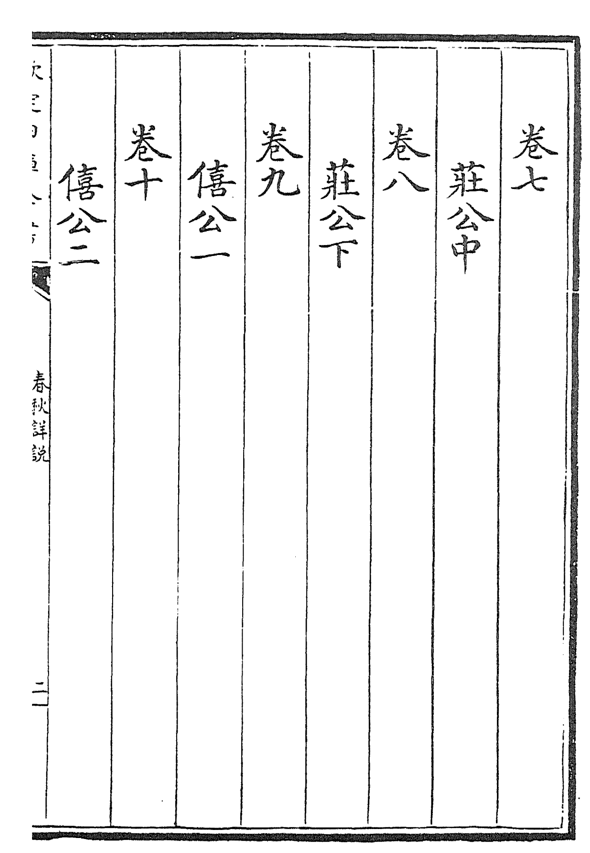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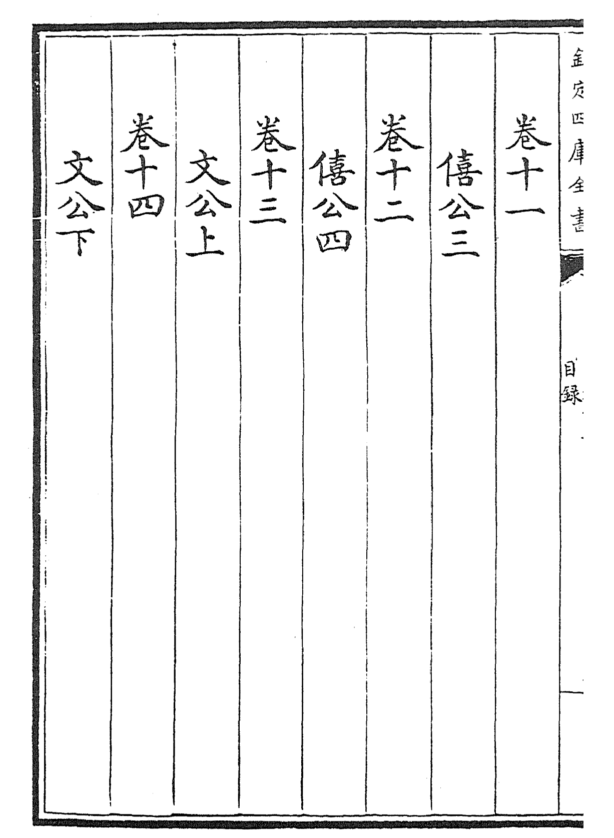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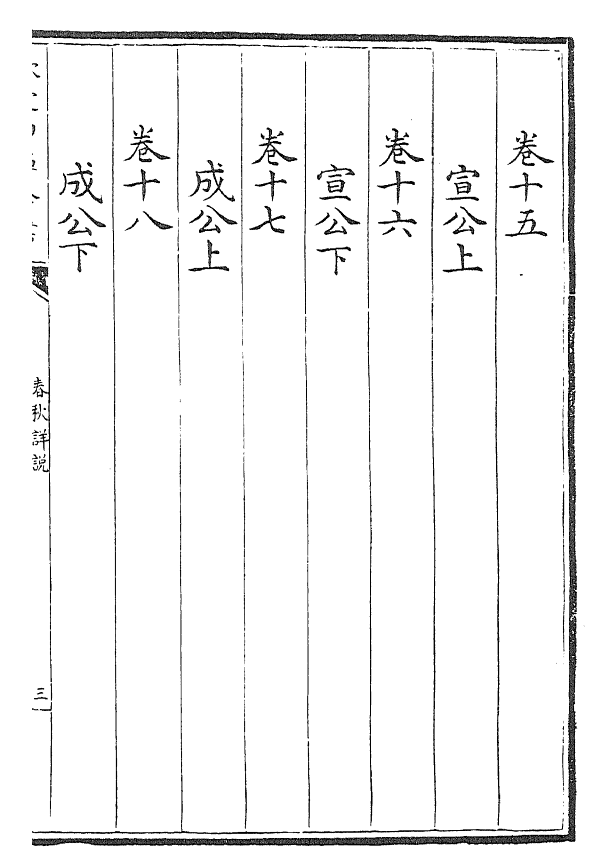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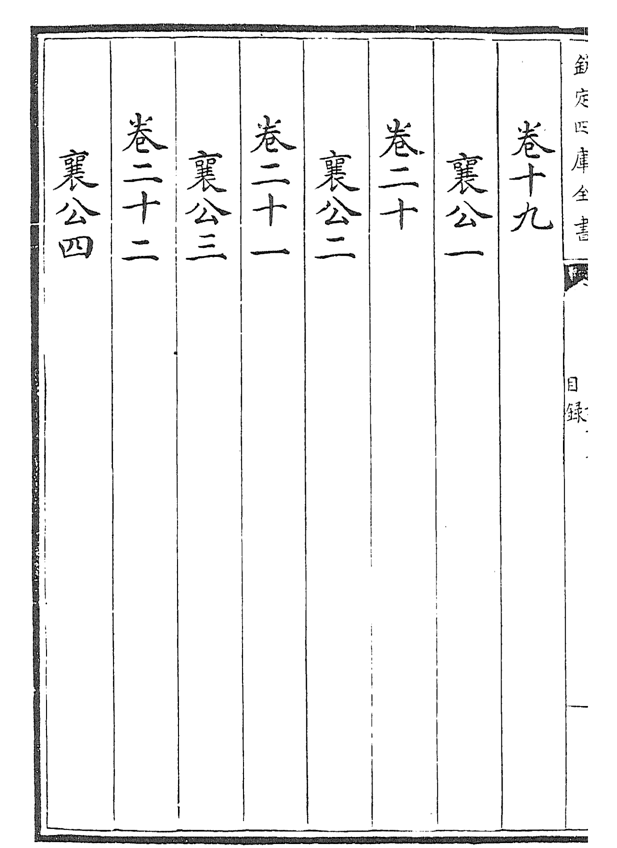
春秋詳說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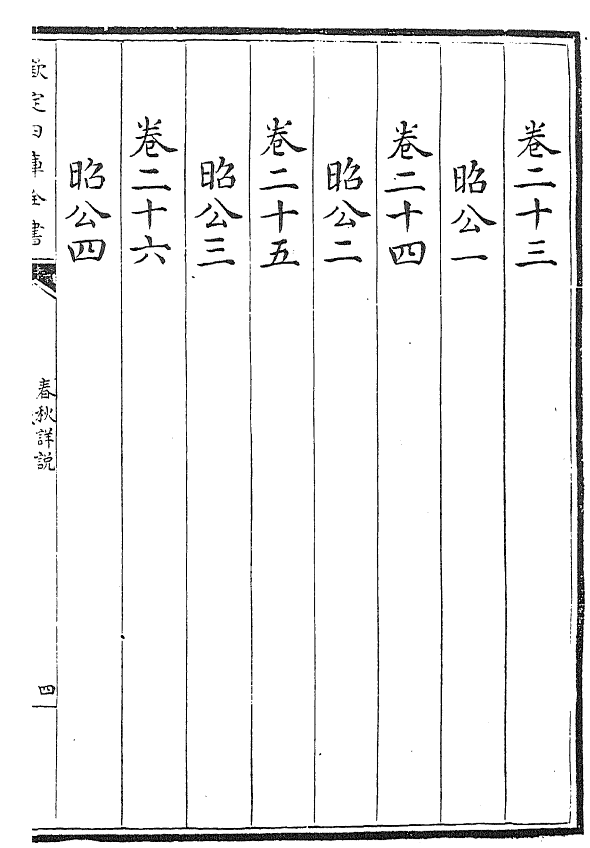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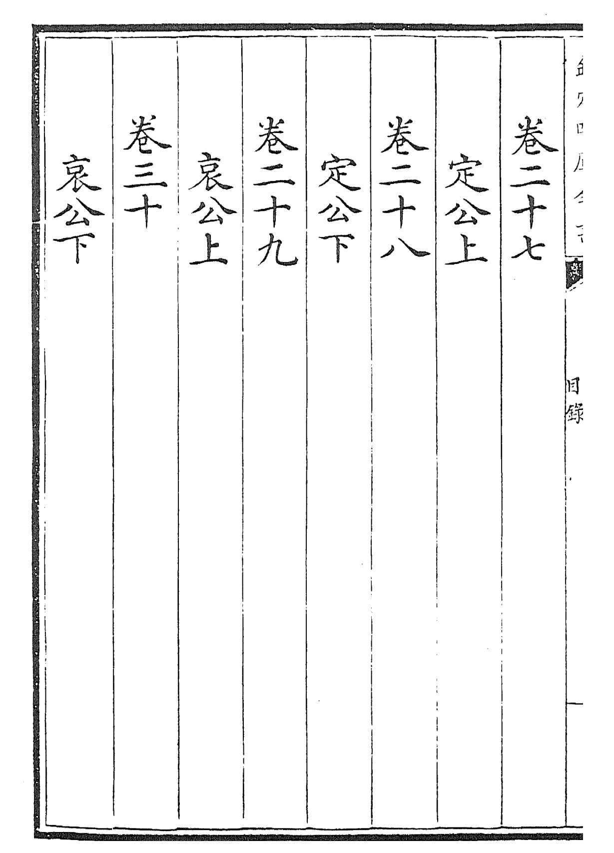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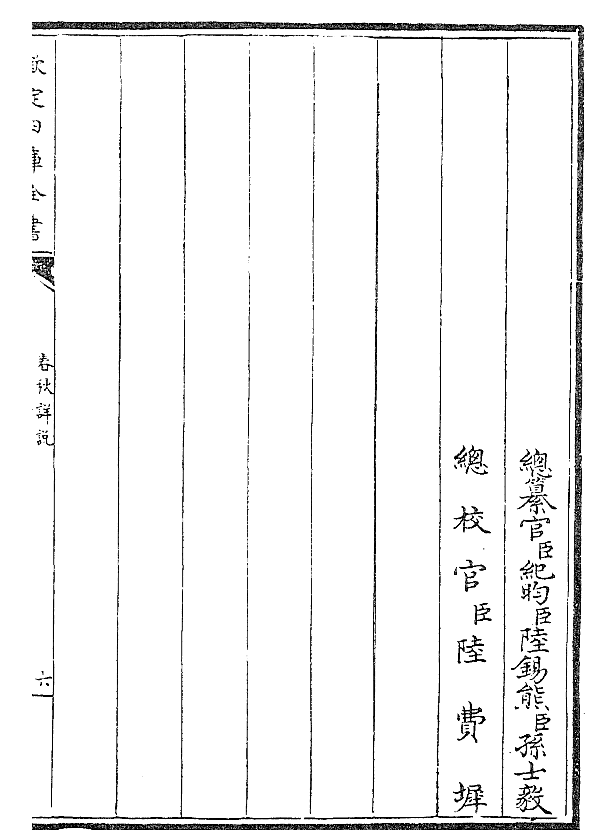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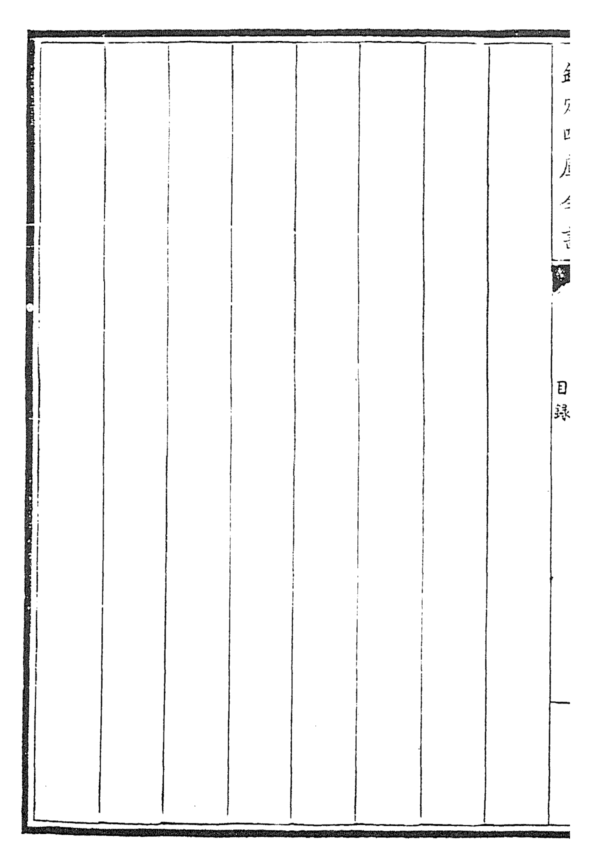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春秋詳說三十卷宋家鉉翁撰鉉翁號則堂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成此書自瀛寄宣托于其友肅齋潘公從大藏之今考宋史本傳元兵次近郊鉉翁方為祈請使留館中聞宋亡不食飲者數日改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則是書信為北遷以後所作矣鉉翁之說以為春秋

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畧或書或不書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宏綱與旨絶出語言之外說之者要當探得聖人心法之所寓然後參稽衆說而求其是故其論平正通達與廢傳解經祛舊說闢私論者殆不可同年語非孫復諸人所能及也況其立身本末亦宋季之錚錚者因其人而重其言則是書不可不亟録矣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宋 家鉉翁 撰

原春秋託始上

或曰黍離降於國風詩亡然後春秋作自孟子以來有是言矣然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之季年歷孝踰惠至於隱而春秋始作其故何歟曰是其爲說多矣杜元凱以爲平王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考乎其時而相接者此一說也近代儒先有以爲天王不

當下賵諸侯之妾春秋因是而始或又以為春秋為桓王而始不為平王愚以當時之事而觀是數說猶未能盡得聖人之意蓋讓雖美德隱公不當讓而讓以此召亂非聖門之所深取而賵妾特一事之失非一經所以始也以為為桓不為平尤非確論蓋春秋之作所以垂王法於後代明君臣之分正亂賊之誅乃王法之大者是故春秋以此始魯自隱公而降臣弒其君弟弒其兄妻賊其夫簒弒之事比世四見聖

人爲此隱憂故因魯史而修春秋首正王法於亂賊孟子知之故其言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聖人託始於隱之意也雖然春秋天子事也明一王法以示後世爲魯而始亦爲周而始也幽王死於犬戎之禍固有以自取而平王者乃幽王之太子母子被讒見逐逃奔於申申侯其舅也爲之結援犬戎伐周而殞其君於是平王乃得立申侯犬戎皆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平王因父讎而得國不思人君之位天位

也已以元子纘文武成康之緒殆天所與夷狄亂臣何有哉而乃銜得國之恩廢復讐之義律以盾止書法平王何以自容於覆載之內三綱淪九法斁莫甚此時聖人於其始年猶望其有志復讐以伸天下之大義義明本正而後有以大服人心振起頹綱號召海內而平王因循苟且終不能以此自厲而戍申戍甫忘親獎讐揚水之刺興焉故夫子於序詩則降黍離於國風於春秋則始隱之元年平之末造始於隱

所以誅魯國之亂賊始於平爲其忘親獎讎絶滅天理不子不君鄰於亂賊之事聖人爲萬世王法春秋作焉春秋爲誅亂賊而始夫復何疑不寧惟是衞州吁弑桓魯翬弑隱宋督弑殤鄭突篡昭皆春秋初年事方伯連帥不能奉王命以討亂賊而宋魯齊鄭更會諸侯興兵以定篡賊之位反道敗常略無所忌聖人於鄰國之二討（陳討衞賊蔡討陳賊）屢書以獎之於與國之四逆明法以誅之（四逆謂宋魯齊鄭）不但誅討亂賊而又併

其黨賊怙亂者加以斧鉞之戮將使天下後世之爲惡者無復黨與以成其惡此又春秋撥亂反正遏人欲存天理見之始年者也孟子謂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眞知言哉故嘗謂非聖人不能脩春秋惟孟子能知春秋

原春秋託始下

或曰子謂春秋託始於隱所以討亂賊也而隱桓之

弑春秋皆諱而不書其故何歟曰史官諱之而春秋爲之白之也夫弑君之賊非其國之大臣世卿則貴介公子之用事而有權任者彼弑其君而自立爲君或爲政於國史臣能舉其職而正其罪者幾人哉趙盾之弑董狐書之崔杼之弑太史書之董狐僅自免而太史之死者三人乃克書則爲史官而正亂賊之罪者亦難矣魯桓之弑隱弑君而自立爲君也文姜之弑桓敬嬴之弑赤弑君而樹其子爲君也又有賊

臣為之羽翼强國為之外援史臣欲正其罪必將以死爭之乃可而魯無董狐南史之直則亦為之諱之而以正斃書矣故隱桓之書薨魯史為權臣諱耳及聖人作經欲直正其罪則為播魯先君之惡故因其已書而示微意焉隱之死不地不葬桓之死曰薨于齊又曰夫人姜氏孫于齊亦之弒曰襄仲如齊子卒而隱桓亦之弒狀乃白此出於聖人之特筆者也杜元凱謂實弒而書薨者史策所諱謂魯史臣諱之而

春秋因之雖因之而實正之也春秋爲萬世立法以誅討亂賊爲首務臣而弑其君豈容盡爲之諱乎而近代諸儒乃曰魯史官固直書其事聖人隱避其惡而修之曰君薨爲乎君不幸見弑史官既書之於策稍正賊臣之罪而春秋又從而削之聖人亦何心而爲此哉每見近代諸儒不以明白正大而求春秋務以迂迴曲折而求春秋顯者或索之於隱直者或揆之以迂聖人修經之旨反因是鬱而不通蓋春秋書

法雖有微辭奥旨之所在至於命德討罪賞善罰惡
春秋之心猶帝王之心也似不必專以隱奥迂曲求
之也或又曰子般閔公之弒賊既討矣舊史猶以不
弒書何哉曰子般閔公之弒公子慶父哀姜爲之也
前之史官既爲魯桓文姜諱後之史官踵其書法而
書之亦有所憚而不敢直正其罪耳慶父雖死子孫
用事列爲三家世秉政於魯史官不以弒君書固其
所也慶父之奔哀姜之孫則聖人爲之白之以著其

預弒之罪也豈惟魯國爲然當時諸侯國有君見弒
而賊即其罪以討賊來告如衞州吁齊無知等輩曾
不數人魯史官得以直書其事其不以告而史失書
者多矣如楚商臣齊商人弒君自立爲君齊崔杼陳
乞陳恒弒君立君而握其國政彼必不號於人曰我
實弒君而鄰國之史官得之傳聞亦未敢遽書或又
畏其強大憚其爲盟主不敢直書其事故齊晉楚之
弒其君者舊史類皆不以實書及聖人作經然後以

所聞所見裁而正之書某弒其君某此春秋書法所以加於亂賊者也夫豈舊史書之聖人爲之諱之乎此外又有國君以弒死而春秋書之曰卒如鄭伯髡頑之類蓋有深意存焉而非所謂隱也又有舊史得之傳聞非弒而以弒書如許世子止之類聖人因之以垂人子事親之法復爲之葬之以釋後代之疑是則春秋微辭奥義之所在學春秋者所當深致其思諸儒人自爲見有不必惑也或又曰子謂春秋以誅

亂賊而始吾既聞其說矣春秋所以終亦可得而言乎曰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也田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哀公請討之公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絶筆矣蓋魯大亂君以弑死者四世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弑死亦三世田氏因以簒齊而春秋終矣故曰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

原夏正上

寅卯辰爲春寅爲歳首此百王不易之正也虞夏而

上春首寅歲首寅天時王正兩得其正自商人以建丑爲歲首周人復以建子爲歲首而百王之正與三代之歲首始判爲二夫子行夏之時欲正與時皆以寅爲首革二代之歲首而從百王不易之正此夫子平日之志故筆之於春秋曰元年春又曰王正月春之下著正以見天時在是王正在是垂萬世不刊之法也前乎此未嘗無史而紀事者年之下未必皆書時時之下未必皆書月乃今以時繫年以月繫時此

夫子修春秋特立為此法以見歲必當首寅以為春春必當首寅以為正春在是正在是夫然後為正此夫子所以行夏之時也或曰夫子無其位而革時王之正其可乎曰否春秋王法也當因而因當革而革所以垂王法於後代然春秋之法亦不外乎文武成王周公之法周雖建子為歲首不過發號施令自此而始而周家所以揆時授功者夏時夏正也彼謂周家以建子首十一月者左氏之誤也以為周家變易

四時以子丑寅爲春卯辰巳爲夏午未申爲秋酉戌亥爲冬者孔安國鄭康成之大誤也葢自羲皇肇立人極仰觀天運之常俯察氣化之變分陰陽以序四時而春秋冬夏之位以定十二月之次以立皆因其自然之理非聖人以已之私智而爲之區別也以窮冬爲春而非生物之候也以夏爲秋物之方長而未成也以秋爲冬而歳功未畢欲閉藏而莫可也商周聖人之心亦虞夏聖人之心其欽若天道敬授人時

一而已矣夫豈變易四時貿亂寒暑而曰吾以是新民聽者哉蓋歲首者特以發號施令而正月則以紀年授時歲首可改正月不可改也見之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奉嗣王歸于亳此十二月乃商家之歲首而但謂之十二月以見商家雖以建丑爲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又如臨卦之彖辭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指觀而言也臨二陽四陰

之卦直十二月觀四陰二陽之卦直八月蓋自今年十二月指明年八月而言當二陽之浸長豫憂四陰之將盛以臨觀相為反對云爾此卦下之辭文王所為是時商人以丑為歲首而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商家月次不易之明證也周書泰誓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一月者建寅之正月也春大會于孟津者夏時孟春建寅之月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先儒謂商人建丑為歲首故避正之名

而謂之一月理或然也孔氏乃以一月爲建子之月其意以爲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夫豈知改正朔者不過更其歲首春秋冬夏可得而變易乎十二月次可得而紊乎又考之詩及二禮其義益明傳注不足惑矣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者夏時也小雅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等詩與周頌臣工維莫之春者皆夏時也臣工之詩乃諸侯助祭及暮春遣之歸國告戒之辭也

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言暮春則當治耕作之事年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年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之季春也而鄭氏箋詩乃指周之暮春為夏之孟夏則四時為之易位其舛豈不甚乎周官冬日至祀圜丘夏日至祀方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皆指夏時而言也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傳者云夏正十二月令之季冬也若以為周正十二月

今之孟冬水始凍冰未及堅冰可藏乎内宰仲春詔
内外命婦始蠶夏仲春也若以爲周之仲春今十二
月而可蠶乎天官正月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亦
夏正正月也而傳乃以爲周正建子月此一時而從
周從夏之不同其實正月布治者亦夏正也論者謂
周公將行夏時故其見之周官者如此特其書以遭
變未及施用於當時耳又如禮記月令一篇純乎用
夏時者也王肅蔡邕皆以爲周公遺書呂不韋稍加

傳會以行於世實則周公之書彼不韋豈知爲此乎汲冢書者不知何所從來要之亦古書也其周月解時解訓等篇四時中節大率與月令相似且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又有嘗麥解曰成王四年孟夏初謁宗廟乃嘗麥於太祖若以卯月爲孟夏安有麥可嘗乎必如鄭孔之説錯亂四時變易冬夏則所謂分至啓閉十有二候十有二律乃不與天

氣物化相應吾知商周聖人必不爲此也雜記載孟獻子之語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一節乃漢儒記禮者傳聞之誤耳愚於中篇辨二至二分正謂此蓋古有冬日至夏日至者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也今指周正建子爲春爲正是春而日至也其可乎又指周正建午爲秋爲七月是秋而日至也其可乎二至既外二分亦隨之而外必將以夏正十二月半爲春分六月半爲秋分陰陽可得中乎寒暑可得平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然也

又如魯論曾點舍瑟一章所謂暮春者亦可指爲夏正之正月乎今之正月寒意猶凛既非春服可成之候其浴其風皆不當在此時則此暮春非夏時而何

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者本言修治橋梁必在冬深水涸之時徒杠十一月可成澗水先涸也輿梁必十二月乃成河水後涸至是時乃可施工云耳傳者引夏令爲證則非本旨此又月次不易見之魯論孟子者也自左傳一失以春王正月爲周王正月孔鄭再失以周正説詩傳書杜元凱三失撰爲長歷以從左傳於訛自是以來千有餘年諸儒議論膠固未能致辨乎此迨河南程先生謂春秋假天

時立義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胡文定傳春秋祖述其說一以夏時周月爲斷時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夫子春王正月之意果若是乎嘗竊觀程子之意似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見行夏時之意但春秋有年之下書時而紀事者如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之類自舊已然蓋史失其月僅著其時而春秋因之耳聖人之意正謂周家以建子爲歲首降而至於衰世王正不修

歷紀廢壞民聽惶惑有以冬爲春以春爲夏者如絳縣之年號童之謠百姓於二代之正莫知所從故修春秋行夏時以正之今以爲夫子冠以夏時猶存周月其不然歟蓋左傳目王正爲周正本非確然一定之論後人以元凱爲之長歷而歷法有未易知者故依違而不敢議而不知歷務遷就以求其合唐人善歷者固嘗非之謂日子或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曲爲遷就故閏月相距近者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如

是而求合果何益於經乎或曰然則用夏正泝而上之至春秋之世可得合乎曰天運有常有變只如日月之行雖云度數一定不能不稍有盈縮有交會而不食者有頻交而頻食者故自古無不差之歷是可以定數求乎元凱務遷就求合周正卒不得合每爲之遁辭曰此經誤也此歷誤也後人捨五經之明證而從事於歷固當有一二合者然得諸此而遺諸彼合於前則爽於後是亦偶合而已矣是故窮經者不

必論歴詳著其義於中篇

右述春秋行夏時之義及五經所言商周時序月次不改夏時之明證

原夏正中

言春秋用周正者左氏傳也羽翼左氏之說為之歴以傳於後者杜元凱也愚未能學歴豈敢輕議前人之非然欲發明夏正之說不容已於言也僖公五年左傳書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記者以為周正建子

之明證此乃傳之南至而非經之南至豈得置而勿論乎夫閏法自虞夏以來未之有改也歷家置閏率以三十二月爲凖而長歷自僖元年閏十一月至五年閏十二月相去凡五十月不與古歷術同此杜氏曲爲遷就以求合傳五年之南至是歲南至實不在此月何以言之所謂冬日至夏日至者乃日行極南極北之驗未聞春之首秋之初而可以至言也今左傳於此年春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是以建子月爲孟

春春而日至古有是乎春可以書日南至秋可以書日北至乎二至既外二分亦可從而外乎左傳於分至啓閉每謹記而備言之今既以子丑寅爲春則必以午未申爲秋四序分錯中節皆隨之而柰建子月立春則建丑月可得爲春分乎建午月立秋則建未月可得爲秋分乎春秋分本謂晝夜等寒暑中今以窮冬盛夏爲春秋分晝夜可得而均乎寒暑可得而中乎推是以往天氣物化悉皆外柰愚不知孔鄭謂

商周變易四時者至此何以爲之說乎此以歷而言也考之傳文左氏自不能固守周正之說每每雜引周夏正以揆一時之事而杜氏曲爲說以通之有終不可得而通者聊舉一二以釋學者之疑隱三年左傳云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夏之言麥秋之言禾其爲夏時固宜而杜氏乃以此四月爲周之四月以此秋爲周之夏謂是芟踐成周未成之禾麥何其用意區區若此乎晉伐虢圍上陽

問之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左傳以周正紀事卜偃以夏正釋童謠從左傳乎從卜偃乎卜偃生於當時世典晉卜若周家以建子爲正月卜偃何爲以十二月爲夏正之十月乎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士文伯以歲考之定爲七十三歲老人蓋生於魯文公十一年夏正建寅之正月朔至襄公二十九年夏正十二月爲二

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爲歲七十三而左氏乃載此事於三十年之三月則老人乃生於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而非正月甲子至是七十有四矣藉令老人隱者誤舉夏正師曠士文伯博極精諳不當與之俱誤周家以建子爲正而二子以夏正計老人始生之歲必無是也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傳云惟正陽之月慝未作日有食之用幣伐鼓則以是月非正陽之月不當用正陽之禮故經

以是爲譏爾夫既非正陽之月則是月乃夏正之六月奚疑杜元凱求以通周正之説乃曰以長歴推此六月朔乃七月朔置閏失所以致月錯此借歴法之不可知者以爲遁辭非經意亦非左傳所以立例之本意是不可無辨也又如城築興作之事或以地利所在而書或以輕用民力而書左氏一以周正爲斷曰此時也此不時也宣八年十月城平陽傳曰書時也夫以水昏正爲興作之候者傳例也以周正而言

此十月乃夏正之八月是時北方七星何由昏正而
左氏乃以城平陽爲得時而書則十月乃夏正而非
周正亦明矣左傳自不守其周正之說後先矛盾不
相爲同後人乃依違避就而不敢改遂使春秋夏時
著義鬱而不揚愚竊恨焉學者知左傳之說則孔鄭
杜之說可以坐判夫然後可與言春秋矣請即經之
正文而槩論之夫冬而烝禮之常也春秋常事不書
桓八年正月書烝五月又書烝再書之以譏烝之不

以時穀梁子似亦知聖人行夏時之說其言曰烝冬事也而春興之夏又興之春秋所以譏胡文定又引周官大司馬仲冬田而烝者以證正月爲建子月其可哉周禮仲冬固是夏時十一月十一月而田維其時矣十一月而烝亦其時矣而春秋之正月乃夏時之正月正月而書烝謂其過時而書豈得反以周禮仲冬之田而證春秋正月之烝必指春秋正月爲周正建子月謂春秋以一歲再烝而書不以不時而書

若然則春秋於夏五月一書烝以譏不時可也正月之烝既得其時又何以書爲哉桓十四年八月辛未御廩災乙亥嘗八月而嘗時也常事不書此所以書爲御廩災甫三日而嘗所以譏爾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今而告災不知戒懼且不易粢盛而嘗春秋是以譏公穀二傳皆同而孫泰山胡文定乃謂此八月乃周正之八月周正之八月乃夏正之六月六月而嘗不時所以書失春秋繼災書嘗示警之意矣嗟夫烝

之不時者以為時嘗之時者以為不時不過以證夏時冠月周正紀事之說而非夫子平日行夏時志也且以春秋所書寒暑災變而言於夏時大槩可通其不可通者小有疑而未定焉耳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記異也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為異僖十年冬大雨雪書冬不書月且加以大字記是冬寒氣大盛屢雪之為災耳若以此冬為八月九月是時秋氣始肅餘暑未艾安有連三月之雨雪

乎又如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嚴冬不殺草氣燠也若謂此十二月爲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春秋何以遽書爲災乎竊詳經文十二月乙巳公薨之下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於歲終併書一冬之異非專爲此月書也杜氏以其長歷而推謂此十二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爲舊史記錄之誤春秋因之愚謂九月之霜不能殺草猶未足爲異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曰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乎此夏正之冬何疑乃若書無冰而皆在春以冰政不舉而書耳詩七月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開冰周禮藏冰開冰與之略同春秋於桓十四年春正月成元年春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三月書無冰皆爲冰政不舉書以譏之耳書螽有在夏秋者爲其賊苗而書有在冬者則以陽氣不斂蟄出爲災耳哀十二年冬書螽十三

年冬又書螽皆記異也窮冬冱寒閉蟄已久而螟蝗生焉其為異大矣左傳乃託夫子荅季孫之語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春秋為記異而書豈為歷乎宣十五年秋螽而冬蝝亦謂之失閏可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者謂周七月為夏五月故以無麥苗為災非也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今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謂歲

終計公私所儲蓄而言不然麥熟在夏禾熟在秋何以書無麥禾於此際乎此春秋所書寒暑災變合於夏時者也外是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要以不害於大體之合皆具述於經本文之下生乎千載之後而尚論千載以前事容有未能盡合者質之聖人而無悖考之五經而可證斯可謂之合何必盡求其合而後謂之合乎必欲變易四時錯亂分至以從周正之説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或曰如爾所云詩

書易二禮皆用夏時則周人固知夏正之為正矣而周家猶建子以為歲首何哉曰周禮一書成於周公之手始終皆用夏時而前輩以為中年遭變未及施用於天下故其間制度與當時所行多不能同使其書獲施用於成王之世吾知周公亦併歲首革而從夏時矣夫子之道周公之道也夫子之心周公之心也學者以是求之後此而秦建亥為歲首年之下繫之以冬十月而春正乃在一歲中彼務與古為異而四時十二月次猶從夏時而不敢變豈有三代聖人而貿亂四時紛革月次曰吾以是

新民聽者哉

右述春秋所書烝嘗災異合於夏時者及辨左傳

雜引周夏正初無一定之說

原夏正下

頃年里居客有持天台商季文正朔變來示者乃謂

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

正月諸儒有取其說爲之序其首愚竊惑焉夫變易

四時以從二代之正朔此孔鄭釋經既往之誤前輩

辨之審矣季文果何所見更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而爲此然則顔子爲邦之問夫子夏時之訓皆虛語乎在南方嘗爲之辨前二篇所言是也今復疏爲下篇以盡前義季文謂夫子將作編年史以一嵗不可爲兩冬故特出聖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正月吁有是哉古之史虞夏商周是也紀年紀月紀日者有之而年之下不皆紀時也或有書時者槩一時而言如秋大熟未穫之類未詳其月故止書時惟

春秋以行夏之時故特於年之下紀春而後紀月以見正必在寅而後爲正夫豈爲兩冬之避乎季文又謂魯舊史以元年十一月書公即位孔子作春秋以公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之末兼一歲不可兩冬故不得不改正朔是又不然春秋書元年者國君即位之次年因魯史之舊文也書公即位者春秋所以垂王法也禮國君始立稱子不稱君必先君既葬請命於王王命之爲君然後始君其國周之既東此義

頓廢父死子立即以國君自居甚者以簒弑得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人倫幾於埽地故聖人明王法以正之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而特書即位或不書即位以見其得國之正否故有上不禀命於天王内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以正之亦有弑君賊自立與爲弑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絶之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而無貶者五公耳春之與正固皆夏時斯乃春秋垂世之法夫豈爲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

而革冬爲春以循之乎季文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春秋書於正月者以證其革冬爲春之說不思經傳之相符者千百其不同者二三豈得以二三之不同而致疑於千百之同乎今以經後於傳者爲聖人革冬爲春之證其有經先於傳者又將何說以處之乎此乃傳疑傳信之有異或諸國來告之遲速故書有先後豈得據此小疑遂謂聖人革冬爲春冬之不可爲春猶寒之不可爲暑傳註考之未精先儒辨者已

衆而李文更謂夫子特出新意以冬爲春其誣經也
豈不甚哉其說本無深解專取杜歷以爲據依謂其
間有與春秋命歷序相符者歷之爲藝解者絶少然
亦未有久而不差之歷命歷序者術家以爲孔子修
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明歷者考其蝕朔不
與殷歷合以爲漢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
也李文亦未嘗精通歷術學僻而論怪初不必爲之
辨以一二老學爲之序引若有取焉恐其浸傳易以

惑人故復著之下篇云

右辨商季文之舛

明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者所謂五始也然是五者或因魯史之舊文或出聖人之新意書元年魯史之舊文也書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子特筆所以垂王法於後代讀春秋者所當首辨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曰元年初見伊訓愚意夏商以前堯舜而上莫不以即

位之始年爲元年其來遠矣但元者始乎物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道所以始萬物君道法焉是故體元居正天子事也諸侯居人臣之位而得紀元是僭天子之元其可哉愚以爲三代盛時必無此制王道衰而國始自爲元矣夫子魯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存魯之元年無以紀事非謂魯得紀元而特爲之書元年也元年之下繼之以春行夏時也正月之上冠之以王大一統也大一統者正所以革諸侯外夷

之僭制爲公羊之學者推致師説乃云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受王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其意謂春秋與魯以紀元則魯當繼周而王故得用王禮此黜周王魯之説所從之始也愚以爲出於何休之推致未必皆公羊之本旨公羊知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必不至以魯爲周謬誕不經至於如此蓋公穀者雖授學於聖門高弟皆口以傳授不爲之書至漢興以後裔孫門人始爲之書以傳於世有失眞者矣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休因是以爲夫子上黜杞下新周黜杞云者謂降公爵爲伯新周云者謂以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其意謂魯得紀元故爲此說謬誕不經豈聖人意哉

或又變易四時以春之三月爲子丑寅之三正爲其爲二代之正故皆加以王字尤非知春秋者也夫子志行夏時豈有今日修春秋而併舉三王之正者乎當周之既衰天下無王夫子作春秋以垂一王法所謂一王法者百王公共之法非時王法也夫子抱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無位以行其道故託經以

垂世若曰後有作者必如是乃可以王天下云耳夫豈魯之云乎亦豈周之云乎或曰如子所言王非謂魯也亦非謂周也亦非謂三代之王也而春秋以王繼春而加於正何哉曰豈惟加正蓋加乎春之三月也謂夏正寅卯辰正月有可書之事則以王加正月正月無可書之事則以王加二月二月復無可書則以王加三月止於春而不及夏者所以正夏時之春也春正而三時皆正矣此春秋奉天時垂王法大一統之義

也黎氏謂春秋書王特以繫一時之事以爲書春書正皆魯史之舊文何其忽歟繼春加王乃春秋一大條貫其義甚博可易言哉若夫書公即位固正始也繼有以書即位爲正始者有以書即位爲貶絶者（篡賊書即位）有以不書即位爲譏斥者其微辭奧義隨事而見殆未可以一律觀也大率書元年爲魯史之舊文書春王正月公即位爲夫子之特筆明乎此則識經意矣或曰子謂春秋行夏之時爲夫子平日之志是

固然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云者即位於夏之正月乎周之正月乎周之諸侯而以夏正即位其可乎曰周未嘗以建子爲正月吾固辨於前矣公即位者春秋所以明王法非舊文也魯君固於柩前即位矣今踰年而書即位者春秋因其紀元而正其即位之禮何周正之有哉禮國君始立稱子於其國不稱君也必先君既葬類見于王王錫之命命之爲君夫然後正名體以君其國臣子其民迨周之衰諸侯放恣

父死子立不俟踰年即以君位自居春秋爲是譏故於魯君即位之明年因其僭紀元而正其即位之禮立以正繼以禮先君旣葬夫然後許之以即位若立不正則不書即位繼故而立則不書即位明王法以正之也其有弒君賊自立與爲弒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絶之絶之於名教所以大誅黜之也此春秋行法之始事特出聖筆非因魯史之舊也魯十二公得書即位者八公而八公之間桓宣二篡以貶絶而書定

爲亂臣所立書不以歲首亦貶也隱不書即位正之也莊不書即位有深旨存焉是豈魯史官所能及哉彼不明此義而謂魯君於明年正月始行即位之禮者舛矣故魯君立未踰年而卒者皆書子諸侯立未踰年而預於會盟亦書子觀夫立未踰年而書子則知既踰年而書即位春秋所以垂法之意矣或曰此諸侯之事也王者正始之義同乎否乎曰自天子至於諸侯立未踰年皆不得以君位自居也是以先王

立制君諒陰百官聽於冡宰王命未得通於天下春秋於悼王之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其卒也書王子猛卒此天子立未踰年不以君位自居之明證若乃體元居正以即位之踰年爲元年則王者之所獨異乎諸侯之事蓋始立稱子不稱君天子與諸侯同踰年正始大一統天子與諸侯異

評三傳上公羊 穀梁

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人

高弟蓋得之難疑荅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年復以授其門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為泒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為傳前史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具有本末其大條貫炳如日星三代而下有國有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大法而公穀所傳也當漢家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議往往據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間固有擇焉而不精

謂祭仲逐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妾以子貴得
僭夫人之類則其流傳之誤也然使後人得知春秋
大一統之義内京師而外諸夏内中國而外夷狄尊
王抑霸討賊扶善以存天理而遏亂源皆自公穀發
之而何休治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范
甯治穀梁而知穀梁之非視休爲長此則何范之優
劣也自是而後衆說蝟興每觀諸儒議論於二傳之
是者則置而不言或掠之如自其口出於二傳之非

者則毀訾無遺力直謂傳為可廢吁經與傳固並行者也聖人作經初不期後儒為之作傳然經必有傳所從來遠矣春秋傳肇自聖門高弟迄於漢興其事則左氏紀之其宏綱奥旨則公穀傳焉不觀左傳無以知當時之事不讀公穀無以知聖人垂法之意彼謂三傳為可束高閣者夸言也非篤論也愚於春秋取三傳之能得聖人意者列之篇端傳有不能盡兼採諸儒之説諸儒所未及者然後述其鄙見不敢因

人之所長又從而毀之也

評三傳下左傳

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始者春秋魯史並傳於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立春秋而戰國魯史散佚不傳左氏採摭一時之事以為之傳將使後人因傳而求經也左氏者愚意其世為史官與聖人同時者丘明也其後為春秋作傳者丘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生後洙泗而其淵源所漸有

自來矣故有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齊太史子餘曰天其以夫子爲素王乎蓋言無其位而託王法以行其誅賞也後人因謂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以其能輔翼聖經垂之來世耳但其書雜引諸國史及以所聞附而益之往往近誣而失實兼其書不出一人之手前後自爲矛盾學者以是惑焉漢儒謂公穀之傳自子

夏惟丘明親見聖人在七十二弟子之列然當時皆口傳授不爲之書至其子孫門弟子始述其若祖若父若師之意以爲之書故雜以秦漢間官名制度此說得之矣吁使左氏不爲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近世有科場小生專排左氏妄以己意揣摩當時事而爲之說進取之士利其新奇可以中舉文之程度相與宗之其蠹春秋誤後學甚矣學者觀乎左傳取其有補

於經者而革其外誣可也一切盡廢而從陋儒揣摩之説則春秋罪人爾

明霸

邵子曰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又曰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愚謂邵子立論高矣美矣而五霸之行事實未可以槩言也孔門所謂霸齊桓晉文而已矣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説者以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爲五一説

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爲五邵
子所云功之首罪之魁謂衰周之五伯愚以爲是五
君者功罪不同復有夷夏內外之辨殆未可以槩言
也蓋齊桓晉文則中國之諸侯以尊天子攘夷狄而
爲號者楚莊則夷之僭王而爲中國患者也桓文用
心固未必純乎爲善而楚莊則志乎僭純乎利與中
國爲水火者其處心行事可得與桓文同日語乎蓋
春秋未嘗輕與諸侯以霸尤不輕與夷狄以霸歷觀

二百四十二年夷夏内外之辨至爲嚴謹未有以夷狄而霸中國者也後儒爲傳義所惑謂春秋與楚莊以霸而桓文與莊襄穆並列爲五此愚霸辨所以作善讀春秋者宜知所去取矣當周之既東號令賞罰不行於天下楚僭王楚首叛鄭莊王之卿士而侵犯王略鄭又叛王人子突救衛五國敵王而納朔諸侯大率皆叛矣幸而齊桓者出仗義尊王内正諸華外卻戎狄天下始復知有王晉文踵其行事德雖小不

及功則過之方是時天若不生二霸則蒼姬之卜世殆未可知也夫子論齊桓晉文之譎正未嘗及秦宋楚及修春秋於二霸之行事有褒有貶有激有揚權衡袞斧若造化之無私也秦穆固賢君而其功烈不及於中夏特以不吝改過爲聖門所取不以霸言也宋襄者當齊桓之既殁晉文之未興能抗夷楚而敵之故春秋於鹿上之盟盂之會長宋而賤楚與其有志於中國望其能霸而卒無所成君子無以議爲也

及若楚莊則夷之傑者觀兵中原問鼎之大小推其無忌憚之心將何所不爲是豈可與齊桓晉文俱以霸稱乎若曰桓文爲功之首楚莊爲罪之魁庶乎其可也外此則有繼其父祖而霸者焉晉襄也晉悼也襄能保文公之業幹父用譽者也悼得國羣卿之手假之以權漸至不制復以媚悅其卿者媚悅諸侯之大夫鄭人弑君於會明知而不敢問衞人逐君立君不惟不討又從而寵奬之甚至諸侯在會而與大夫

爲盟既亂已之君臣復亂人之君臣於是諸侯之大夫並起而抗其君霸國紀綱自茲始壞徒以襲鄢勝之餘威復借援強吳以牽制夷楚楚内懼於吳不暇與晉爲敵僥倖少安何霸之足言左傳備載晉國諂史辛多諛辭後儒窮經不具眼雷同稱譽甚者謂悼優於文悼每爲憤歎用不能已於言自是而後有若平昭頃者庸闇不君舉霸業而遜之夷楚中國愈不競至於晉定卿權益尊霸政埽地不復能主夏盟矣

齊景公在位日久當晉政衰亂楚焰中撲有可霸之機而其才其志皆不足以有爲桓文之業至是始俱替夷蔑夏臣干君強吞弱大併小春秋降爲戰國胥爲夷矣外此又有夷狄之霸於其國者吳闔閭夫差也吳本太伯之後而甘於爲夷同楚之僭闔閭猶有攘楚一節之可書夫差用兵不戢自底滅亡然以削去僭名自同列國故春秋於黄池之會特示奬進與晉俱書然亦正其始封之號而已矣春秋所謂霸朝齊

桓晉文之二君餘不録也或曰若子所言春秋未嘗輕與人以霸而孟子乃謂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其旨同乎否歟曰春秋主垂法孟子主明道命德討罪春秋教也貴王賤霸孟氏教也當孟子之世王道益遠士論益卑扶而植之其用力與春秋同功其言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公平正大足以盡王霸之實後之立言者累千百不能及此也讀春秋者試以是觀之

明凡例

聖人之經有常法而不可以定例求也自三傳以來諸儒百家不原書法以求聖人之意每以凡例而律聖人之法其失甚大讀春秋者所當首辨也姑以一二端而言春秋褒善貶惡初不在於書名與字之間如公子友之歸髙傒仲孫湫之來春秋書季子髙子仲孫云者褒之僅見者也天子宰以名書如宰咺睢妾宰渠下聘逆人則貶之僅見者也不可以此律春

秋之常法且名之與字千載之下本不可深辨傳者因名以求其貶因字以求其褒害義實甚如孔父荀息仇牧與其君俱死於難春秋之書之録死節也杜氏於孔父則曰内不能正其閨門外取怨於百姓故以名書於仇牧則曰不警而遇盜於荀息則曰從君於昬故皆名之夫荀息固當有責而孔仇大義凛然無瑕可指徒以書名之故强求其罪豈聖人録死節之意哉又如祭仲爲宋所執脅而盟之使歸逐君以

書法而觀罪實在仲蓋強臣外交鄭國逐君立君罪不容於死公羊乃以為春秋賢仲是以字而不名此以書字之故強求其善至顛倒是否而莫之恤豈聖人誅亂賊之本旨乎又如洩冶直諫而死春秋之書之以著陳之亂亡肇於殺諫而杜氏以為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是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而書其名是直諫死者不為春秋所貴必緘默自全乃為春秋所貴乎名之與字本不可深辨乃以此而定春秋之褒

貶此說經之大弊也又如大夫卒或日或不日盟戎盟諸侯或日或不日諸侯遇弑與夷狄君之遇弑或日或不日公穀所謂月以謹之日以信之者皆拘也春秋襃貶初豈在是然亦有因月日而寓譏貶如公伐宋一月之間敗人之師取人之邑又取其邑非書日無以見其爲暴又如御廩災甫三日而遂嘗非書日無以見其爲失禮若此之類則爲因日以見義以此盡律其餘則不然也又如會盟征伐或書爵或書

人有書爵而爲褒者有書爵目其人而貶之者有夷狄僭王書爵而正其本號者不專以褒也有書人而爲貶者有書人而非貶者有書人槩國人而言者有夷狄預於會盟始進之而人之者不專以貶也若因爵而必求其褒因人而必求其貶則貿亂取與而失春秋垂訓之㫖矣凡伐而戰書某及某戰所以别異主客而公穀二傳或以書及爲春秋所與或以書及爲春秋所譏本無定論至近代諸儒遂執主兵爲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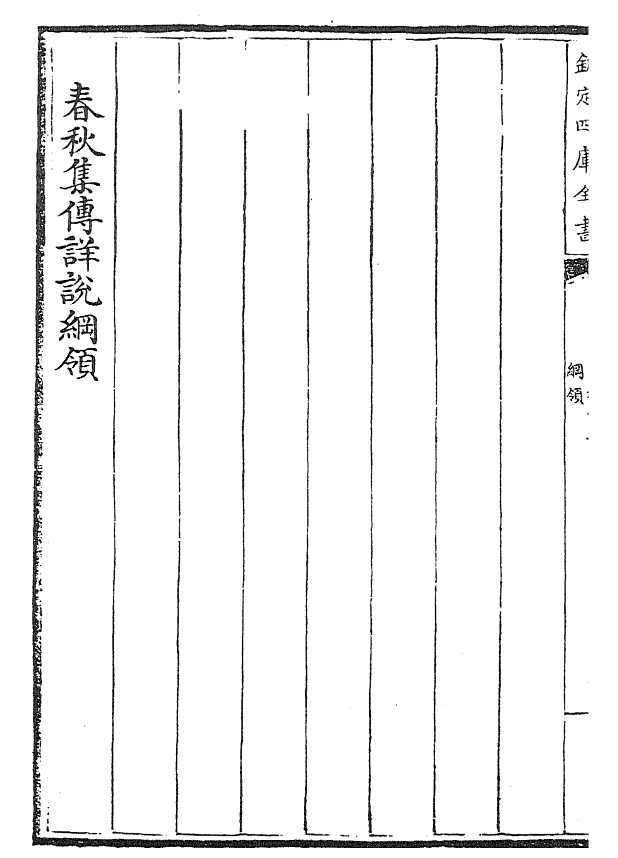
例凡書及者皆爲貶故有攘夷安夏脫民左衽大有功於中國亦強求其過以應主兵之例者是豈春秋勸功沮罪之意哉春秋固無義戰而彼善於此權度存焉豈容不爲別白若霸王之治夷狄與夷狄之憑陵諸夏一皆以爲非義而貶之則叛國之兵夷國之兵霸國之兵混而無別春秋書法果安在哉又如救之一字有中國諸侯爲夷狄所侵暴而盟主救之此善其能救也有中國諸侯叛華即夷盟主伐之夷狄

救之是其爲救豈春秋所與乎又如次之一字有覲
釁之次有逗撓之次及之一字有以尊及卑之及有
降尊從卑之及有兩微者會之爲及有我欲之之爲
及入之一字有入而弗有之爲入有入而遂有之爲
入是數者其事不同其例可得同乎又如猶之一字
僖三十一年書不郊猶三望言魯人僭郊之非禮既
不郊而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文六年閏月不告朔
猶朝于廟言閏不告朔之爲失禮猶幸其能朝于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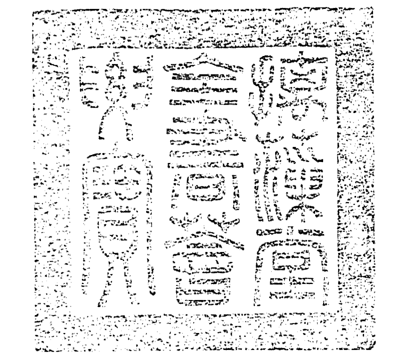
此一猶字而于僭郊閏朔所施不同其可以例觀乎又如同盟二字自于幽而始本以褒其能同然有天王崩未幾日而諸侯會盟而書同盟者有王人與諸侯偕盟而書同盟者則譏也而可以例言乎或曰謂之變例可乎曰變例云者先儒求以通其例之不可通者耳而愚也竊妄謂以變例而求春秋不若以常法而求春秋蓋春秋屬辭比事之書也或聯書以著其義或累書以盡其義有一歲而始終惟書一事者

有一事而歷數歲屢書以見其義者學者欲求聖人之意必反復究觀而後能有得苟執例以求經是猶有司者執例以廢法其可行乎或又曰書法全同其不可以爲例乎曰春秋美惡不嫌同辭有書法全同而不可據以爲例者有書法雖異而可以爲同者若以書法同異而律春秋抑又拘矣此事之不同而不可以例求也又有時之不同而不可以例觀者焉如會盟征伐之事在桓文未興以前諸侯各自爲會擅

兵相侵皆貶之也及桓文既興則有尊王室内諸夏以爲盟會者有奉王命而伸霸討者春秋猶有取焉逮至定哀之間晉既失霸齊宋魯鄭衛動兵相侵其無道干紀復有甚於春秋之始年者聖人皆所不與凡見之書法皆貶也此所謂時之不同而不可以例言者也既各述於經本文之下復著其大略於篇首俾觀者先有考焉



春秋集傳詳說綱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一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集傳詳說卷一　　宋　家鉉翁　撰

隱公上 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惠公繼室以周平王四十九年立

元年

元年者因魯史之舊文也或曰諸侯紀元古歟曰非古也人君即位之始年書元年天子事也故曰體元以居正諸侯人臣也受命於天子以君其國居位之年可一二數而不可以稱元年也王道衰而諸侯國

自爲元諸侯之僭也曰春秋書元年其與魯以紀元乎曰不與也夫子魯人因魯史而脩春秋不存魯之元年無以紀事非爲魯得紀元而爲之書元年也故下文即書王正月以正之正朔必自王者出諸侯人臣必無紀元之理其著義甚明也爲公羊之學者亦知惟王者然後改年立號但不當爲黜周王魯之説怪誕不經學者不必爲之惑可也詳著其義於綱領

明五始

春王正月

春者何夏正之寅卯辰也正月者何建寅之月也王正月者何著百王不易之正在此建寅之月也前此作史者未有書年書時而繫之以正月者至夫子脩春秋年之下繫之以春春之下繫之以王正月夫子所以行夏之時也顔淵問爲邦夫子告之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行夏之時聖人平日之志三千之徒惟顔子得聞其義及晚年脩春秋

以夏時冠篇首垂百王不刊之典以示天下後世聖人之意若曰歳必首寅以爲春春必首寅以爲正春在是正在是而後爲正也左傳不違此旨釋之曰周王正月自是以來孔鄭說經皆承此之誤汨亂四時變易冬夏至謂子丑寅爲春建子爲正月左傳誤於前鄭孔誤於後杜元凱注左傳又承此二誤旣不能改復撰爲長歴以證之失聖人行夏時之本旨矣愚嘗考案詩書易二禮凡言春者皆寅卯辰也凡言正

月者皆夏正正月也商周之歲首雖用子丑而四時十二月次無不同也左傳雖誤釋王正爲周正然傳所紀載從夏正者八九從周正者一二以是知周人四時十二月次皆從夏正其建子爲歲首者特以爲發號施令之日天時不可得而紊也分至啓閉不可得而汩也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而況春秋王者之事當因而因當革而革斷自聖心垂法於後其行夏時者特王法之一事耳蓋自羲皇繼天立極因天道

之循環定一歲爲春夏秋冬因日月之交會定四時爲十有二月建寅爲春首建丑爲冬終乃天地自然之理非聖人自以已意爲之區别也自是以來歷幾千萬年迄堯舜禹皆同此四時十二月次所謂百王不易之正也商革夏而建丑周革商而建子不過以是爲歲首而新民之視聽非所謂正月也或曰如五經證據周人既知夏時之爲正胡不革歲首從夏時而於正月之外復立以歲首何哉曰周禮之經月令

之篇先儒皆以爲周公遺書中遭流言之變未及施用於天下其間命官布政大率皆用夏時有以見周公之心即夫子之心夫子之春秋即周公之行事前聖後聖其揆一耳使周公之經而得施用於當時則夏時之行已久有不待春秋爲之革之矣或者重難余曰子謂春秋行夏之時是固以其理而言耳今以歷術泝而上之至於春秋之世其得合乎曰凡治歷者莫不遷就以求其合得諸此或遺諸彼合於前則

舛於後杜元凱撰長歷改變閏法以求合周正有七十餘月而置一閏者猶不得合則以經誤爲言學者窮經惟理是從歷法有不必泥也或又引近代儒先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春秋冠周月以夏時之意但夏時周月有不得並存也時夏時則寅卯辰爲春月周月則子爲歲首時自時月自月不相爲謀聖人行夏時之意果若是乎經有時之下無月而繫之以事者以爲夏時乎以爲周月乎此則窒而未通者也春

秋本行夏時似不必他爲之說學者知五經之明證而左孔鄭杜不足爲之惑夏正可坐判矣只如秦人事不師古先王法制埽地殆盡然於四時十二月次猶循其舊史記秦紀年之下繫之以冬十月而春正乃在一歲中彼建亥爲歲首而四時十二月次皆從夏時而不敢改也蔡氏書傳辯此一節極爲精詳其言曰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

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死九月葬先書十月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知其以十月爲嵗首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漢初史氏猶仍其舊書元年冬十月皆嵗首改而月數不改之明證傳者乃謂周家變易四時十二月次以建子爲春正月由考之未精爲異説所惑焉耳其詳具見綱領

公不書即位

春秋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垂法後世義各不同隱公不書即位惟穀梁得聖人之意左氏所紀亦事之實也穀之說曰公何以不書即位成公志也言君之不敢爲公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何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

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
君之邪志欲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
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
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
未也愚謂此春秋垂世之法穀梁子得之孔門高弟
述之爲傳千古一大條貫也案魯惠公元妃無嫡子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在禮諸侯内職具備后夫人亡
嬪御以次攝治内事不得再娶聲子攝内主者也仲

子以禎祥之故歸于魯非夫人非繼室與衆妾何以異若以先後爲崇卑則聲子實貴於仲子隱公聲子之子也長且賢桓公仲子之子尚幼隱當立奚疑意惠公早年立隱之志已定及至莫年溺於私愛有意屬桓穀梁子所謂邪志之未形者也使惠公果若廢長立幼必託之大臣如晉獻之欲立奚齊謀之鄰國如齊桓之欲立孝公而隱公亦將見屏於外矣今咸無焉則穀梁所謂既勝其邪心以與隱者是也位乃

隱公之位何嫌何疑乃欲爲此讓今日而考仲子之宮明日使營菟裘務爲矯激之行反以啓賊臣悖弟之姦春秋所不與也故不書即位以正之亦以明公欲讓之志穀梁子所謂成公志者是也雖成公志不與公以讓也非謂父欲與桓而隱之立不當而貶也左氏謂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則聲子爲繼室攝主內事而隱公於序爲長當立者也又曰仲子以手文爲異曰爲魯夫人則非惠公立之以

爲夫人也又曰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則奉之欲以爲君者隱公也而非惠公立桓以爲太子左氏所紀皆得其實但謂隱爲攝則非耳夫堯老而舜攝攝者爲君之漸也周公位冢宰相成王踐阼而治非攝也未聞君位而可以攝言也蓋隱公志在乎讓亦猶宋宣公不傳之子而傳之弟是所謂讓而非攝也未聞既居君位而可退就臣位者也公羊則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立子以貴不以長又曰子以母

貴母以子貴流傳之誤衰世弊俗有欲立嬖妾子為君必曰子以母貴尊妾母為夫人必曰母以子貴往往以公羊藉口其誤後學為甚此則三傳之得失而穀梁之義無以加矣或曰胡氏從伊川之說謂隱公内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王諸大夫扳已立而遂立故春秋絀焉不書即位今子從穀梁之義無乃與胡氏背馳乎曰上不稟命於王春秋諸侯固皆然矣若隱公者乃讓國之賢君非有心於得國者使

無父命彼肯冒然以君位自居乎善乎穀梁之言曰已探先君之邪志欲以讓桓則所謂立桓者乃惠公未形之邪志未嘗以此屬之大臣託之鄰國曰當以允爲嗣魯之社稷桓焉得而有之隱探厥父未形之志欲以讓桓是所謂矯激之行夫豈與春秋諸侯乘時竊位者同日而語謂之内無所承上不禀命非所以加於讓國之君也聖人存心忠厚而況魯之先君有善可書而貶黜同於衆人必無是也義又見昭公元年書即位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內盟之始

此春秋書盟之始事也穀梁子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春秋不與諸侯之相為盟也論者引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天官玉府夏官戎右及曲禮涖牲曰盟者以為證反以穀梁為迂愚謂當周道之盛明推至誠以相及未施信而人信之何至引鬼神要盟詛而後足以勸人之信盟詛必非文武成康盛時事縱或有之亦在周道之既衰

諸侯不睦而後有盟盟于王庭且不可而况諸侯自爲盟者乎周禮後出以爲周公之書而其制度典章與五經孟子所言不同先儒固謂書成而未及施用於天下者也要之二禮之書雖皆帝王成法聖賢格言然不免雜以漢儒附益釋經者所宜謹擇如盟詛之事斷斷乎其非古無可疑矣然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爲之盟者有私一國而爲之盟者齊桓晉文合諸侯奬王室是雖衰世之事聖人猶或與之爲

其近於公也若春秋初年諸侯自相爲盟各爲其私計則春秋之所惡于蔑以後于菆以前皆盟之私者甚而黨篡朋凶怙惡濟虐復要鬼神以爲之盟誓是謂天地神明而可以邪辭干也此盟之尤無忌憚者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譏也不惟譏盟譏其始即位而爲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四鄰撫百姓豈無他事隱公即位之初惟此爲先務春秋之書之示非所宜先也春秋常事不書細故不書

必有所關係而後書以後皆準此魯君以侯爵而書公論者以爲因其僭爵愚以爲公者諸侯在國之通稱亦猶大夫之稱子非爵也何以言之周家盛時齊魯諸大國固有稱公者齊之丁公乙公癸公魯之考公幽公煬公皆生以爲名歿以繫謚不自東遷始矣若魯侯僭爵稱公春秋必將爲之正名必不仍其僭遂以公書之也自是五等諸侯歿而皆稱公者因其存時在國之通稱而繫之以謚也亦猶大夫之有文

子武子懿子宣子簡子之類皆以謚繫子夫豈僭爵而稱子乎愚以子非子男之子而知公非公侯之公耳及字之義穀梁曰内爲志也公羊曰會及暨皆與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愚謂及字之義所施不同春秋有以尊及卑之及此及邾儀父盟與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有兩尊者相爲及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是也有兩微者之及及宋人盟于宿是也有強國之大夫以卑伉尊而爲及者及高傒盟及陽處父

盟是也要當隨事而觀以求聖人之意公穀一斷之曰内爲志我所欲則扚矣魯望國也何求於附庸小國今即位之始及儀父爲盟必非魯有求於邾此儀父願自附於魯或修先君之好而求爲此盟耳推是以觀其他可以類見必以例扚恐失聖人褒貶之意書名書字傳者皆以爲褒貶所關而名之與字實有不容不辨者及儀父盟傳者曰書字所以褒也儀父在當時初不見其可褒之善或曰附庸之君未得列

於諸侯故稱字以爲別蕭叔朝公是其例也然莊五年郳犂來來朝亦附庸也而傳乃以爲書名郳之於邾同所自出均爲附庸其後皆以預齊桓會盟之故得封爲子邾與小邾是也儀父以書字之故說者謂春秋褒之犂來以書名之故說者謂春秋夷之儀父無可褒之善犂來無可夷之惡大率書父書仲書叔即以爲字否則皆以爲名因字而求褒因名而求貶此說經之一大弊也然亦有名字顯然見之經傳如

公子友之歸高傒仲孫湫之來春秋書季子高子仲孫云者則褒之僅見者也若夫冡宰以名書則貶之僅見者也不可以此律春秋之常法各辨于後綱領中已著此義今復隨事見之盟不於國中而必以其地者兩相下之義也意周家中世以後有盟於王庭之禮其後愈衰諸侯自相爲盟各去其國都而爲會盟莫適相下故也迨桓文之興其權力雖足以號召諸侯然不敢盟於國都而必以其地者懼其擬於王

故耳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穀梁曰段者鄭伯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賤段而甚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存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其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公羊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

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左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愚謂穀梁之説忠厚惻怛處人道之變者不可廢也然三傳公穀以爲鄭伯實殺其弟故責鄭伯也重左氏謂叔段出奔而未死故責鄭伯也輕以愚觀之段實未死彼專責鄭莊而恕段者非通論也春秋二百年國君以母弟故而召亂者多矣見於始年則晉文侯之弟成師及鄭莊之弟叔段是也成師挾父之愛以陵其兄刼其兄之子而受封於

曲沃曲沃浸以盛强晉國浸以微弱昭孝哀三立而三見弑至於武公遂簒有晉國禍亦烈矣段之京猶成師之曲沃武公簒弑之禍不旋踵而作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葢交責之去公子所以誅段目君所以貶鄭伯愚觀曲沃之簒而知鄭莊克段亦有不容已者蜀人木訥趙君春秋說有曰鄭莊及叔段均爲名教之罪人而段爲重論者皆甚鄭伯而恕段段何可恕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

以不子兄雖不兄弟可以悖逆邪予段之說本於序詩者之誤後學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辭皆刺段也而序詩者乃曰刺莊也是兄不可以不兄弟可以不弟也聖人責臣之過常重責君之過常輕非茍加輕重也長幼之分也尊卑之義也分義定而天下定吾不信鄭伯之罪重於其弟木訥此論頗得經意故備錄之或曰胡氏推衍伊川之意以爲鄭莊内忌叔段故與之大邑縱使叛逆失道然後討之春秋推見至隱

故首誅鄭莊之意如子之言訥之說其與胡氏異乎
曰春秋之用法亦平其心而已矣方鄭莊封叔段于
京以其母故耳請制弗與請京而後與之此時此心
亦豈有殺弟之意而曰與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於
叛然後以叛逆之罪討之無乃失當時之事實乎據
傳叔段得京之後收貳以爲已邑繕甲兵且將襲鄭
夫然後不得不討莊不克段段則克莊彼成師之封
於曲沃亦豈晉侯有以稔其惡而甚其罪積習之漸

遂至於此邪善讀春秋者觀聖人用法之心罪未形而曰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此秦所以毒天下而謂聖人爲之乎胡氏解經多有此病讀者謹之或曰如子所言鄭莊其無過乎曰君人者制與奪者也與奪在我而使人得以請之請之而遂與之則將何所不至矣曰姜氏欲之不與則傷慈母之心則將若何曰否鄭莊始也從母之命封段于京彼以是爲孝卒之以段之故誓母於潁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孝安

在哉使鄭莊於請制請京之時裁之以義諭之以禮感之以誠予其所當予勿予其所不可予則段不至於逆公不煩於討而鄭無事矣吁惟知孝弟之道者而後可語之以此愚於鄭莊何責餘義見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襄二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或曰君之爲天義見於經其來遠矣而前乎此未有以天子爲天王者春秋之始稱之何歟曰天之爲天

人皆知其尊而無二上也君之儗乎天人皆知其尊而無二上也惟夫有儗乎君者而後天之名始立周之盛時外薄四海以迄于遐方殊俗知有王而已矣至於衰世乃有夷狄而僣王號者焉乃有諸侯而僣王章者焉春秋首明大分以天加於王示天下所共主而其尊不可以上此春秋正名之先務也然亦因以寓襃貶焉故書天所以明分去天亦所以示貶此以天王之尊下賵藩妾貶也何以猶書天乎曰春秋

之義君有過先責其宰名𠱓所以責也宰爲王下賵責宰所以責王也使而非宰則其責乃在王矣周官有大宰小宰宰夫三傳不抗言何宰至劉氏而其論始定劉氏意林謂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以此見任之最重宰天下者莫名今而名以此見責之最備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𠱓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

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須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穀梁以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非也隱將讓桓母為惠公之嫡室而赴于周致天王為之遣使下賵春秋書以譏之譏周也亦責隱也隱以夫人赴于周周以夫人之禮賵于魯而春秋書曰惠公仲子不與仲子以僭夫人

之稱也或曰春秋不與仲子以僭夫人而與成風以僭夫人何邪曰僖公尊其妾母成風爲夫人隱公尊公子允之母爲夫人其事異也聖人亦非謂成風可以配先君妾母可以爲夫人葢以僖公夫人之文公以夫人卒葬之夫子於魯先君之母不容黜其僭號是以因舊文而書曰夫人及秦人歸禭則仍書成風以正之此春秋書法用之於魯不得不然者也或曰成風之卒之葬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使召伯來會葬

榮叔召伯何以無貶曰榮召非冢宰之官六卿之長其責視咺為輕王不稱天則榮召之貶從可知謂之無貶不可也或曰此隱元年春秋之始年也見之書法者數事而已是嵗魯乃諸侯之國豈無他事而春秋所録僅止此何歟曰録其可以垂訓於後者耳於克段著人道之變明兄弟之義於賵妾垂正家之法明嫡妾之分於祭伯來謹内外之辨而元年正月之下即書及邾為盟譏非初政所宜先惡當時諸侯之

汲汲為盟耳推是而觀書法之詳略可得而知彼謂春秋為斷爛朝報者惟不知此義故耳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盟義已見今年三月

穀梁曰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意林以為此公及宋人盟不書公耻公之及宋人盟也愚謂公及強國之大夫盟則諱不書及晉處父盟之類是也罪在晉故為公諱公及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諱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事在魯故不為公諱宋

雖非弱小之國而亦非如晉人挾其強大俾其臣盟魯君以屈辱之者也案左氏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盟于宿魯欲之也稱及稱人兩微者之爲盟也或曰兩微者之爲盟春秋不書此何以書曰譏也春秋始年世道雖降然尤重先君之怨不肯輕於相下甚者尋兵於易世之後尋兵者固非而乞盟於怨國者亦非也隱公父喪未終而乞盟於先君之怨國寧免忘親之嫌我欲盟而彼僅使其微者至

則無盟可也及之盟是以譏則將何如曰息民保境無爲戎先國君繼世之先務也何以盟爲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公羊曰來奔也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穀梁曰來朝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其來朝也祭伯周之卿士不禀王命而自以其私至於魯書祭伯來惡其外交也公羊云王者無外穀梁云人臣無外交皆

春秋經世之法三代而下有國有家者得知此義實自公穀發之伊川謂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不以王臣無外交之説爲然愚謂當春秋之世天子微弱諸侯盛強諸侯微弱大夫盛強其外交者皆擇利而趨植黨以抗其君是故特著此法以爲之閑其可廢乎祭國也伯爵也穀梁以爲寰内諸侯諸説皆從之黎氏淳謂王臣惟三公稱爵非如外諸侯有公侯伯子男之列五等也故定四年劉卷卒不書

子以爲祭伯單伯劉子單子之類皆以字書而非爵愚謂禮天子縣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寰内之有諸侯非獨穀梁言之劉文公卷相周室有大功蓋周之宰相也天子三公卒而以名書非例也杜氏謂天王爲之告故名而不爵愚竊疑劉字之下缺一子字祭伯單伯劉子之類皆内諸侯爵然食采而已非若外諸侯之有封國子孫得以襲也

公子益師卒

春秋之義天子諸侯內卿大夫崩薨卒皆書示尊卑貴賤莫不有終也然而或日或不日舊史記載之有詳略而非褒貶所係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不與小斂而日者公孫敖叔婼叔詣公孫嬰齊是也穀梁以書日為正不書日為惡有罪惡顯著而日卒之者公孫敖公子牙仲遂季孫意如是也惟公羊之說近之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本謂愈遠則不得其詳故有所見所聞

所傳聞之異而何氏乃以爲恩有厚薄義有淺深辭有詳略則拘矣聖人作經垂王法於後代魯子孫之於父祖曾高恩固有厚薄而春秋筆削公天下不爲此而厚薄也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不特御佐之卒爲然事在春秋初年者與中年不同事在春秋中年者與末年不同以是而求庶乎近之矣

或曰御佐之卒不書其官而惟書公子公孫何邪曰孫泰山以爲惡世卿者是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慱

選賢能請于天子而命之周室衰微此制遂廢魯之叔仲季臧皆公族也春秋不書其官而惟書公子公孫者譏也外之世卿何以無譏曰外之爲卿者猶有他姓間厠其間惟魯純公族故直書公子公孫以寓戒焉耳

二年春

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木訥不然其說愚謂元年書正而不著其事欲

見隱公所以不書即位之意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恐當如穀梁之說不然何以十年皆不書正月乎

公會戎于潛

此春秋內夏外夷之始事也戎狄以號舉示不得與中國諸侯均敵也書公會戎譏隱公以望國之君與戎特會非所當會而會也國君即位之次年不聞朝京請命受服兄弟甥舅之國亦未得交相見而以會戎爲首務又春秋之譏也春秋凡書魯事皆備載其

實不加貶斥而義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禹貢五服之要荒周官九服之有蠻夷鎭蕃所以辨內外也而春秋之世蠻夷戎狄錯居九州之內民皆王民土皆王土其君長皆王臣也而外之同於殊俗可乎曰此正春秋所以辨內外也中國者禮樂政教法度之所從出乃有外王而自同於夷者錯居於侯服之內故自周公以來懲荆舒斥徐戎截淮浦不使得志以侵陵上國其爲後世之慮深矣迨至春秋之世曾比於

戎晉鄰於狄齊旅於夷彙連族興日以強盛考其派系之所從來有姜姓之戎姬姓之狄甚者如吳如楚如越皆稱明德之裔而僭王大號以夷自處聖人因而夷之明內外之辨以示其別辨其紊乎內者而九州以外荒服殊俗不期正而自正矣木訥趙君屬春秋之老手而其言乃曰爲僭會之說者不度時論勢而責人以難魯與諸戎有疆埸之交幸其不以戈戟相舂而惠然尋會魯何辭而拒之吁此以利害談春

秋夷夏內外之分安在哉若曰文王之事昆夷大王之事獯鬻其時不同其事不同未可以律春秋趙君生於紹淳之世目金朝之强盛姦臣小人不恥事仇以和戎爲至計邪說鄙論淪浹骨髓入人也深老師宿儒至用是釋經誤後學爲甚是以不能忘言非敢僭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此春秋諸侯擅相侵伐之始也曰伐曰侵曰圍曰取

曰入曰滅皆貶也所以異其名者以其用師有小大淺深奇正之不同耳凡伐人之國入其國都毀其廟祏遷其重器是之謂入春秋之所甚惡其罪下滅國一等然入有二例有入之而遂有之者宋入曹魯入邾及下文入極之類是也有入之而不有之者衞入郕鄭入許魯入杞之類是也入之而遂有之葢滅國也此莒人入向左氏謂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子入向以姜氏還則其入也志在於復其去妻

未必遂滅其國故春秋書入而不書滅及宣四年公伐莒取向終爲莒所併但此役也入之而未取其取之又當在此後愚於春秋書入不書滅而知之耳或曰此莒君入向其書人何哉曰貶也夫婦人倫之始國君所與共承祭祀刑家以治其國者也姜不安於莒自必有故莒子當知所以自反今也遽以兵入人之國都而奪其去妻以還此非還妻之道也終又因以滅其國焉賊倫害教非中國所宜有春秋書人夷

之也莒自是終春秋之世見稱東夷其禮先亡矣義又見是歲鄭人伐衛

無駭帥師入極

此魯滅國也書入不書滅爲内諱滅國也然有以入書者焉有以取書者焉以入書此及昭七年入郲是也以取書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是也惟僖十七年滅項直書誅季氏擅兵也故不爲魯諱公羊曰無駭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愚案隱桓莊之大夫不書

族者無駭也翬也挾也柔也溺也翬以弒君去族示貶宜也無駭入極固當有貶未應與逆人同其科蓋無駭挾柔溺皆大夫之未賜族者春秋初年大夫未賜族者猶多故皆名而不氏或曰有罪去族與未賜族者皆無別乎曰春秋比事之書比事而觀乃見聖人之意翬在隱之世則去其族者凡再明爲隱之罪人也在桓之世則加以公子之號以其與桓同惡也此有罪者所以異於未賜族者也公羊目無駭爲展

無駭是時無駭實未有氏及其死乃以展爲氏耳凡公之子稱公子公之孫稱公孫公之曽孫不言曽孫而命之氏蓋有當氏而未氏者必世其官或爲大夫然後有氏及春秋中年無不世官無不命氏權移於下國君孤立矣餘義見無駭卒仲遂卒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盟義已見元年三月

魯望國之君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春而會戎秋而盟戎既爲特會又爲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貶

也蓋盟非盛世之美事中國諸侯不能恪守王度擅
相爲盟固春秋之所惡而况望國之君與戎特會特
盟虧削國體紊王制内外之辨尤春秋之所不與書
公及戎盟不加貶斥而義自見是之謂非所當及而
及此春秋書魯事之凡也及戎之及又與及儀父及
莒人之及異矣此一及字要當隨事而觀以求春秋
之意胡氏曰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前此盟于蔑則
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

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謹之也愚謂胡氏此義可以施于此一時而不可通於他日或日或不日見於會盟者多矣春秋褒貶初不盡在是也不特會盟爲然凡書日不書日不皆褒貶所係也然亦有因書月書日而見意者不以例言也如十年公會齊鄭伐宋六月壬戌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一月之間敗人之師取人之邑書日以見其殘暴謂之非貶不可又如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災甫

三日而嘗譏其不易災餘非書日則其義不見故耳外此或日或不日因舊史而書不皆襃貶所係二傳以是爲拘不必惑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此外逆女始見於經者卿爲君逆也公羊子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逆也穀梁子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

重乎此諸侯親逆之所本也伊川謂親迎者迎於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迎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伊川之說得用禮之中此書逆女重大昏之始未必專責親迎裂繻不稱君使則公羊子所謂昬禮不稱主人以存廉恥之節者也有母則稟命於母無母則稟命於諸父兄俾稱之以行古之義也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所以稱使無母也無母而自命可乎或曰

諸侯臣其諸父兄故不得稱不得稱而遂專行其可乎愚謂使諸父兄請命于宗廟遂稱之以行禮之權也宋公使公孫壽非禮也公羊此義授之孔門不可廢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春秋於内女之出適紀載特詳所以明人倫正婦道何穠列于二南是其義也婦人謂嫁曰歸其所從來遠矣泰六五帝乙歸妹雖天子女下嫁亦以歸言而

況於諸侯卿大夫顧爲有家人道所從以始是故言歸然必公女或姑姊妹爲諸侯夫人其尊乃曰歸否則不書其書者皆譏莒慶宋蕩齊高固皆譏也義又見七年三月叔姬歸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于蔑内盟之始也于密外盟之始也内外盟必書志東遷諸侯無所統一自相爲盟也穀梁曰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耳此經疑也

左氏以與裂繻逆女連文子帛又類裂繻之字而曰爲魯故所謂傳聞異辭也春秋大夫無加於諸侯之禮孫泰山亦以爲闕姑置外盟義又見三年十二月齊鄭盟于石門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者左傳以爲惠公仲子穀梁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公之母亦非也仲子聲子均非正嫡仲子不得稱夫人聲子烏得而僭小君之號彼成風敬嬴所以稱夫人以僖宣二公僭名以尊其妾母春

秋不得而削非春秋與之以此名也隱公不以君位自居故聲子無僭名此子氏者從穀梁義隱之夫人也陳止齋曰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之分定嫡庶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分定則隱非攝主隱不以夫人喪其妻故不敢葬穀梁曰不葬從君者也隱弑賊不討故君與夫人皆不書葬合穀陳而其義備

鄭人伐衛

此春秋書伐之始征伐天子之事而春秋諸侯專之罪也然有早歲之爭伐齊霸未興以前是也有晚歲之爭伐晉霸既衰以後是也惟中歲之爭伐有奉王命而討不庭者齊晉二霸之師是也春秋與之以霸討襃貶隨事而見學者諦觀書法而求聖人垂訓之本旨則春秋行事可得而識矣侵伐二義三傳為說不同左氏謂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穀梁謂包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其說皆拘公羊謂精

曰伐觕曰侵者近之蓋具軍容而往聲齊嚴肅爲精帥偏師而出淺攻疾馳爲觕自周家盛時易詩書周官所述有是二名矣而春秋因舊史而爲之筆削舊史因來告而爲之書有先侵後伐者焉有聲侵實伐者焉此不可以定例求也鄭叔段之子滑以衛師伐鄭取廪延啓釁者衛也去歲鄭人以王師虢師魯師伐衛南鄙亦足以報廪延之役矣今鄭復伐衛則罪在鄭矣蓋鄭莊必欲窮叔段之黨而夷之是以用師

不已書人書伐貶也○中年以後又有變例之侵伐動大師勤諸侯而無討罪攘夷之實書侵以貶之出偏師而能伸大義當人心書伐以奬之是之謂變例於齊桓晉文兩召陵見之

三年春王二月

春秋二月三月皆繫之於王者明夏時之春也何休乃云二月殷正月也三月夏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尚其服色行其禮樂通三統也此說

大不然春秋明百王公共之法以示後世所以春之三月皆繫之於王者正所以行夏之時言春之三月在此寅卯辰彼子丑爲冬而非春也王者體天道布德教如陽春生意之流洽夫然後盡其體長之事豈爲二王後故而繫之以王乎四時之春猶四德之元春加王而三時可以類舉矣

己巳日有食之

日太陽之精君象也月來交會與日同度月掩日光

是之謂蝕陰干陽也故爲災或曰日月之行有常度交會則必食而聖人謹書之謂之天變何哉曰有當食而不食者矣有不當食而食者矣杜氏謂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頻食者夫所謂盈縮則君德之感也人事之應也常而變者也不然何以帝王盛時三光平寒暑調星不隕日不食而衰亂之世變異紛紛無虛歲者乎爲周髀之說者曰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一周天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之謂交此古說也近代諸儒則謂天體至圓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亦左旋日行天稍遲亦一日一周而在天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九日而與日會則日行速而月行遲今治左旋歷者此說也日月之行每月必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故不食必月與日同道乃食又一說云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

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

杜氏見其參差故云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

故有雖交會而不食或有頻交而頻食斯皆指君德

之感人事之應而言也自漢以來歴家每以百七十

有三日為一交會未有頻月交食者而襄二十一年

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月頻食此天度之

變其常巧歴所不能知者也至漢高帝即位之三年

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至今千餘年未有頻月食者

因是疏家歷家或指爲簡冊傳寫之誤夫誤固有之
未有誤至于再者況漢祖初年又嘗頻食此在秦火
之後謂之誤亦可乎故知天度有時而變其常茲所
以爲異其可以定術求之乎嘗考歷代天文書日月
五星變常之事更多有之唐人有妙於歷者謂日食
星變不可以定術求援據精博足以憂治世而危明
主彼謂交會有常躔次一定置人事於不言者星翁
歷家學而非春秋記異之旨也凡日食必書朔此不

書史失之也由歷紀錯亂日官廢職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是以或失其朔或失其日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王崩不書葬義見後

左氏謂王以三月壬戌崩赴以庚戌故書杜謂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愚謂春秋據舊史而書非即傳其偽也或曰萬國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

事愚以爲此以後世郡縣之禮而律古者封建之國恐不得同也胡氏引周書康王之誥爲説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以爲天子之喪諸侯皆當奔赴豈得脩服於國此正論矣但康王之誥所云西方諸侯東方諸侯指畿内諸侯而言耳是時成王始崩赴告未能及遠四方諸侯未能皆在列若曰諸侯各以遠近來奔庶乎其可行也○或曰平王東遷之始王書崩不書葬公羊以爲

舉天下而葬一人其事不疑也故不書其說何如曰葬終事之大者而況天子之葬而可無書是蓋有深意而諸儒未之言耳周家東遷以避戎也戎患既平天子將還歸舊京復文武成康之宇以號召天下平王即安於洛舉豐鎬故壤鞠爲黍離莫之或恤其後遂殁於東失纘祖承家之道矣自是傳十有三王皆不克返葬春秋書崩不書葬言葬之非其地猶望子孫有能返舊都而葬之者耳其間有崩葬皆書者則

譏也或以緩葬而書或以不及時葬而書隨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公作尹氏

左氏曰君氏者聲子也聲子隱公之母以爲公欲讓故不成夫人之禮是以不著氏愚謂審若左氏之說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姒氏卒今書君氏非名也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公羊之說似

得之惟是王朝卿大夫卒不書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特書尹氏王子虎劉卷之卒其餘未有登于簡牘者此爲不可曉耳或曰王子虎劉卷以功故書名尹氏以世族譏故略其名但周之大臣柄國怙權而世其官者猶多有之何以獨責一尹氏乎以經文前後而觀三月書天王崩四月書尹氏卒豈非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冡宰王崩未幾冡宰繼卒春秋危之故特識之乎然此乃經疑姑置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來求賻不稱王使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當喪未君也劉原父曰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胡氏從之愚以爲當喪未君謂父喪在殯嗣子未稱元年故不成其爲君此天子諸侯所同也惟此時不以王命行事故遣使不稱使武氏子仍叔子銜命而出必皆有位於朝今乃以其氏之子書公穀於仍叔之子曰父老子代從

政世其祿位者也於武氏子乃曰父卒子未命也葢以仍叔爲尚存之人以武氏爲已死之大夫諦觀經旨皆父在而子世其官者也不然王朝公卿大夫莫非世官世祿之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某氏之子云者有父在焉故也至於求賻之書則責在魯矣仲子諸侯之妾其死也天子特遣宰咺爲之致賵今王崩而魯隱不奔不賻致王人銜命下徵魯之罪大矣書王人求賻春秋所以誅魯或曰貶王非也

求賻與求車求金異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或曰春秋常事不書而於諸侯之卒葬必書其故何邪曰卒而書示人以謹終之道也葬而書示爲人臣爲人子事君事親之終也是故春秋於國君之卒葬必書不以正斃亦必書不得其葬或葬之不以其禮則雖葬而不以葬書俾天下後世之爲君者兢兢自持常懼弗克終而圖所以善其終爲人臣爲人子者

事死若生事亡若存時平而共其宅穸之常國亂而盡其託孫之寄君死不以其道則爲之任討賊復讎之事而後爲能葬其君夫豈謹月日記卒葬之謂哉或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禮也降而書卒春秋其無意乎曰胡氏以爲周氏東遷諸侯放恣不禀命享有其國故春秋於其告喪特示貶黜而以卒書不與之爲諸侯也此論固正但當時諸侯未必人人皆放恣無王令一切俱貶恐非春秋用法之意杜氏謂内稱

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故不得不略外以自異蓋春秋書法書魯者常異於他國以例而求恐當如杜之說或又曰宋公稱公爵也五等諸侯崇卑有序比及其葬一以公爵而係之於謚春秋之不削之何歟曰公者臣子之在國稱其君亦猶大夫在國而人稱之曰子此亦美名之通稱者而非所謂僭爵也及其死遂以公之名係之於謚臣子之稱之云耳考之史周家盛時諸侯殁而稱公如魯之考公煬公幽公齊

之丁公乙公癸公陳之胡公申公皆以公係謚者也此五等諸侯一以公稱者舊史書之春秋因之亦以存臣子之孝敬云耳非許之以僭名也或又曰生而名貶也死而名何歟曰舊説謂古不諱名故以名赴愚謂臣子赴君父以名夏殷以前或然至周人則諱名矣其赴必不以名春秋卒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王一而已可不名諸侯衆也烏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夷狄之君不以名通非例

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盟義已見元年于蔑二年于密

外盟常事也春秋何以書著東遷而後諸侯無所統一而自相爲盟也案左傳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之前則諸侯之私相爲盟有自來矣陳止齋謂齊鄭合天下始多故又曰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愚謂自王室之東天子威令不行於諸侯於是諸侯無所統一而自相爲盟蓋散而後

自相爲盟春秋以前有之矣自入春秋魯盟邾盟宋紀莒之盟于密齊鄭之盟于石門皆散而後自相爲盟非合也霸國興而諸侯始合夫子謂齊桓糾合諸侯一正天下者蓋諸侯散於東遷至霸國興而復合石門何足道哉

癸未葬宋穆公

或曰賤不誄貴少不誄長天子崩誄于郊諸侯薨誄于王大夫卒誄于君春秋初年諸侯臣子之謚其君

者或不請於王而私爲之謚春秋之不削之何歟曰無以易其名也死而爲之謚先王之令典然必即行以爲之謚或表其勲或旌其庸或稱其德其有罪者則加以醜名亦先王之制也東遷以後諸侯臣子不請於王私爲之謚其意欲謚美於君而不知謚不出於王朝豈足爲死者之榮乎是則臣子之罪若遂削之則戮及死者聖人秉筆至公而存心忠厚有不爲也然當時亦有請命于王而榮其親於身後者一二

聞見春秋之不削之亦以是故歟初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和是爲穆公穆公將終復以國而歸之與夷而出其子馮於鄭公羊子謂宋國大亂三世宣公實爲之諸儒或有取其說者愚竊以爲未然讓美德也不當讓而讓以讓召亂魯隱公是也若宣公之讓穆公穆公之讓殤公兄以傳弟弟復以歸兄之子此盛德也聖門所許春秋無譏也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有得於聖

人之意公羊乃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謂宣公不當讓以啓後人之爭愚謂宋之亂由殤公不仁以怨報德兵連不解賊臣因而作難弑殤而納馮傳者謂宋殤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宋督因以為亂於宣穆之讓果何關乎此公羊僻說而木訥取焉其說曰其後有啓之賢而不以傳務過大禹無朱均之子而苟遜以僭儗堯舜吁是豈君子之言乎堯舜而上大道為公不獨親不獨子使朱均而賢聖人亦

必以天下授之至禹薦益於天矣禹歿啓以臣民戴

已而踐天子位雖時使之然愚於啓不能無遺憾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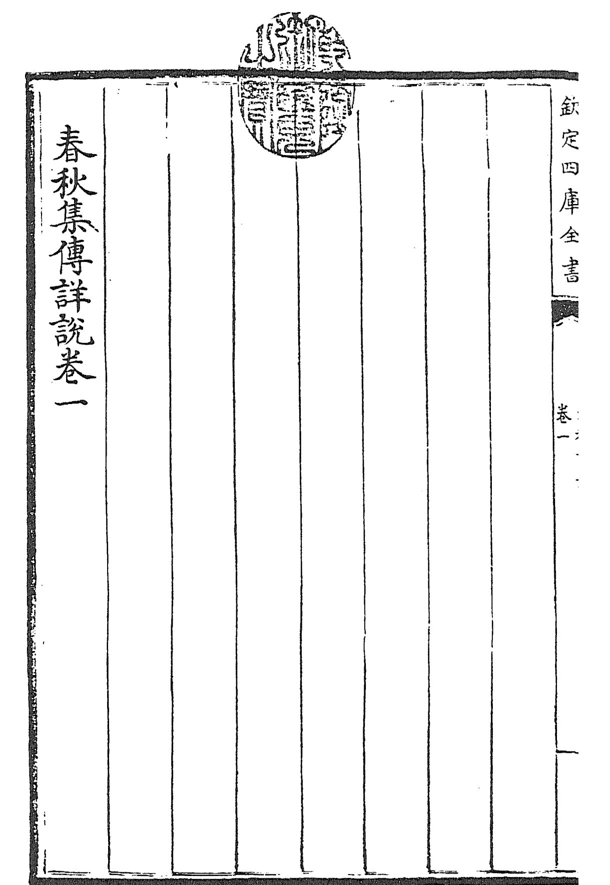
訥乃云禹傳啓而不授益豈禹之不能遜哉杜亂源

也如木訥之論是禹陽薦益而陰以與啓也堯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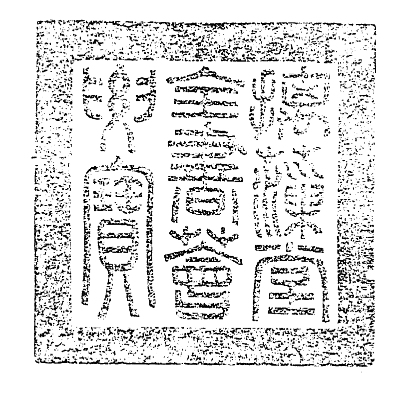
讓湯武之繼此乃古今一大議論豈與後世陽予陰

奪者可同日語哉恐誤後學不得不辨 餘義見宋公和卒葬衛桓

公滕侯卒



春秋集傳詳説卷一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